



高 清 德 閣

關 鴻 篆



清修閣彙序

讀書將以爲世用也而世或不用則平昔之蘊蓄終無以自見於是發爲詩歌著之論說以抒寫其胷臆而維世正俗之心時流露於行墨閒使讀之者慨然想見其爲人然則志雖不得於時乎其蘊蓄未嘗不可共見也肖廬先生少孤貧力學尙氣節能文章予讀之最愛其論說以謂本其所見使得所藉手必有大過人者而惜乎其以青衿老也先生博洽多能凡天文地理岐黃青烏之術靡弗通二

清修閣彙

序

一

十年前予讀鄒特夫徵君恆星圖仰觀不解思得通人問焉或以先生告予亟走請教先生一見如舊識盡出其詩文彙見示則已盈寸矣予自是親先生先生亦數數枉過先生於予三十年以長顧不以不肖期許獨深每成一詩脫一毫未嘗不呼僮走以相示予非能知先生詎敢謂感激氣類然耆舊之推誠老成之善誘常耿耿於中而不能忘也今先生七十五年矣精神志氣不少衰懈猶日手一編偶有所作援筆伸紙蠅頭細字汨汨不休是其所養可

知而著作正未有艾也春初檢所存彙得文若干篇詩若干首其門下士黃君仲簡陳君惕菴爲捐金付梓以廣其傳甚盛舉也予嘗謂先生昌黎韓子有言莫爲之後雖盛不傳若二君者其可謂好義之雄乎如此篤於師門蓋近來所罕覩者也先生以爲然會剞劂告成命書其言於卷首遂書之光緒二十二年日長至同里朱麀伯靈譔於長塘之敬慎堂

清修閣彙

序

二

清修閣文彙總目

卷之一

清修閣自序

原學

辨學鯁言上

辨學鯁言下

析理說

周禮辨

清修閣彙

日本尙書說

讀左摘論一

讀左摘論二

齊桓公論

楚靈王論

令尹子文論

申公巫臣論

書蘇明允管仲論

總目

一

楚子問鼎說

陳成子弑簡公說

晏子反宅論

鄒衍吹律論

讀楚辭天問篇書後

駁柳子厚四維

卷之二

讀史記周本紀

清修閣彙

總目

讀孔子世家書後

荆軻論

趙高論

京房論

楊喬論

蔡邕論

魏武論

趙苞論

後漢書獨行傳書後

讀漢書劉敞傳書後

三國名臣論

書蘇長公范增論後

書蘇長公賈誼論後

宋廣平不賞邊功論

岳武穆班師論

讀明史摘論一

清修閣彙

總目

讀明史摘論二

讀明史摘論三

讀明史摘論四

讀明史摘論五

劉誠意論

于忠肅論

海防論

魏絳和戎論

卷之三

擬穰侯移書責范雎

代杜康答王著書

復馮禮甫書

廣養生論

續魯褒錢神論

錢法論

郡縣論書後

清修閣彙

總目

廖南村先生詩集序

關少白先生詩集序

送何悌甫之任閩中序

贈門徒某生序

贈互禪上人序

黃沙修元精舍碑記

羊城紀異

龍州義塚記

採花者說

驅迷龍文

祭隄神文

桂林紀遊錄

醫說上

醫說下

卷之四

擬荀子禮賦

清修閣橐

擬荀子知賦

擬荀子雲賦

擬荀子蠶賦

擬荀子箴賦

擬江總持南越木槿賦

擬王子安春思賦

朝漢臺賦

西樵白雲洞賦

總目

白鶴峯新居賦

紅棉賦

南極老人星頌

懋窮表

廉泉銘

千里鏡贊

菜孝子傳贊

鄧璧川翁暨令配馮孺人七十雙壽序

清修閣橐

總目

李廷彰翁八十一壽序

重修黃沙修元精舍小引

十牙墳誌銘

先兄側室黃氏苦節傳畧

林九如觀察輓詞

并序

廖半農傳

詩稿

五六七八卷

清修閣臺卷一

南海 張品楨 肖廬

文臺

清修閣自序

并銘

清修子探討倦疲爰圖卜築任意搜尋縱情荒度材儲典  
墳工施追琢以構以營亦雕亦樸庶慕夫南陽之草廬杜  
陵之茅屋退不恃夫菟裘侈不侔夫金谷圖史琴樽左右  
交錯游行坐臥觸處可樂談笑無時吟詠閒作藏焉修焉

清修閣臺

卷一文

一

將於此託肇錫何名是所謂清修閣者也其地則在神州  
之內大塊之間四瀆分流而互繞五嶽聳峙而交環旁通  
藝苑前擁元關秋潮生而作沼夏雲矗而爲山屆溟渤之  
浩渺等箕頴之寬閒與蓬壺而接壤循垓埏而往還無不  
供其登覽曾不苦其躋攀本無方而無礙尙何蔽翳之宜  
刪乎其閣則庭除洞闢戶牖玲瓏俯臨碧澗高挹蒼穹八  
荒在抱萬彙皆空凌虛倒景漱雪含風羅古今於几席涵  
宇宙於襟胸烟霞之吐納靡閒霄漢之呼吸可通門不闕

而遠俗境不飾而自工有硯一方有筆一叢楮墨悉備瓢  
飲常充俯仰上下爰寢食於其中蓋是閣之建經始於大  
千之歲落成於正始之秋非朱欄與碧瓦異璇室與瓊樓  
神周四表目極十洲閒隨意遠靜與心謀比春臺之駘蕩  
樂元圃之優游或瞻往哲或揖名流博交約取彼倡此酬  
笙簧迭奏正變咸收可通奧窔可卻窮愁不藉籓垣而自  
固不待斤斧而能修春何花而不賞秋何月而不留無粉  
黛而自麗無林壑而常幽苟得此而自足復營營其焉求

清修閣橐

卷一文

二

客有過而笑曰子之所享殊優子之所居誠大與蜃樓之  
矗而爭奇擬虎觀之雄而非泰豪貴不得而圖子孫不得  
而敗奚千駟之能加而萬鍾之是賴哉清修子乃霽其色  
怡其聲落落浩浩嗒焉忘情放懷嘯傲罔識枯榮含毫自  
適姑從而銘銘曰

境何僻途非迂象顯傲氣清虛閣之中孰不足閣之外孰  
有餘醒暢適寢喏吁吾將終老兮舍此奚娛

原學

上古之世民生渾噩眇思寡營相遇以天相守以質物穆  
呿吁泊然不知善惡爲何名是非榮辱爲何事惟時無所  
謂學也迨茹毛穴居之風變爲火化宮室之俗利欲迭興  
紛然繁擾民性始失其本真而不克安其嬉遊居息之常  
聖人知其然也乃急起而翼之制爲五品之節禮義廉恥  
之方而教以立焉其教旣立民生於是得所持循倫紀以  
序儀節以修不至汨沒而靡所底止而學以名焉是古聖  
人所以爲教與民生所以爲學不過本此倫常日用之經  
而已自書契肇啟文教聿興河洛呈祥卦疇並列見聞日  
擴靈明日開風會與人心日新月異而智識漸不可遏抑  
矣然當唐虞時印墳有書典謨有作而其命契也猶兢兢  
以敬敷五教爲念可見古聖人所尙以實不以文卽以文  
論其古雅朴茂亦非後世所能及至孔子刪訂六經以垂  
萬世而必以仁義爲歸孟子繼之明王道闢邪說上宗往  
聖下挽末流故古今之論學者必以孔孟爲斷自是而還

清修閣稟

卷一文

三

政途疊出楊墨之詭異莊列之荒誕申韓之刑名釋老之  
寂滅各立宗旨自創新奇道日遠而文日繁於古聖人立  
學之意幾盡失矣時代變遷而學術亦異至漢宋諸儒趨  
向各不相侔其故何歟當漢之時遺經放失古制就湮故  
賈服馬鄭諸人詳其名物考其制度作爲箋注以詔來茲  
使其時而空談心性則六經不幾或熄乎魏晉而降專以  
詞賦相矜故其時朝綱不振俗亦浮靡至有宋而關閩濂  
洛迭起時則法制已詳無容參究故舍其末而尋其本棄  
清修閣藁

卷一文

四

其粗而取其精炳然如日月之再中聖學賴以尊顯所謂  
因文以見道者其庶幾乎乃今之學者吾惑焉其尙經學  
者徒求諸名物博則博矣學固不以名物該也其尊理學  
者徒尋諸章句高則高矣學又不以章句盡也然則學何  
在亦反而求之倫常日用之間與夫修齊治平之術已耳  
使其人而於此有得焉則一經可以自全遑問其多使其  
人而終無所得焉雖萬卷橫胸尙得謂之學乎哉

辨學齋言上

嘗讀陸稼書先生學術論二篇力詆陽明之謬二公俱負  
經濟才各有表著於世非空談心性可比何相背戾若是  
蓋陽明之學久已論定卽陸公之論前人亦多訾之何容  
更爲之說而猶刺刺不休者亦自道其所見非必苟爲同  
異也竊見近代講學諸家舍孔孟而宗程朱非以孔孟之  
遠而祧之也蓋孔孟之條教甚寬所言皆平易篤實日用  
倫常躬行之事非有迂僻詭異令人可駭可驚者學者不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五

得而假託故舍而索之心性之閒以爲如此言心性則  
爲正學如彼言心性則爲異端噫正學異端之分果由  
此乎論語二十篇言心性者殊少概見卽大學一書始於  
格致誠正終於修齊治平亦以格致誠正其道猶虛欲徵  
諸實非修齊治平不可則凡有治平之績者皆聖門所樂  
予明甚何也管仲之功夫子嘗仁之此可識聖人用心所  
在矣予甚惜夫以陽明之功業猶不免爲後儒呵斥也彼  
其斥之者以無善無惡數言似近於告子無善無不善及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與孟子性善之旨相悖不知孔子已先有性相近之語後儒何不非之董江都爲漢代醜儒亦有性禾善米之喻卽韓昌黎胡安國諸賢言各相殊邵子人有三等卽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朱子亦選入小學是未嘗專以天命者爲性而兼夫氣質者不可以言性也今必執一己之所是謂舍此悉爲異端有是理乎竊謂前人成說具在善則師之不善則舍之不必以排擊爲能事若必馳騁舌鋒肆爲誣詆以爲非此不足以附程朱之

清修閣藁

卷一文

六

後嚴正道之防適自形其褊狹耳更可異者陽明勲業彪炳人寰則削而不言專於故紙中吹求其失且不但沒其功已也且謂明季之亡亡於學術舉百年後之衰亂而悉歸之如此深文非惟無以服陽明之心且何以堅後人之信也况自宋以來論學術者多託空言至陽明出而有通方達變之識扶危靖亂之才狂主有以戢其鋒閭豎無以張其燄功成業就脫然於寵利之外始一洗從前拘迂之習使孔子而在猶必引而近之俾躋之管仲之上卽其言

稍乖謬知必有以畧之況性體之難明歷漢唐宋諸儒其  
立論已不能一致乎若以陽明曾詆朱子得罪名教在陽  
明當日不過取快一時竟致貽譏後世今復蹈陽明故轍  
如仇讐之相尋則齊楚之得失究何分乎陸公平生以理  
學自任而障蔽未除忿爭未釋皆門戶之見啟之也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七

辨學鯁言下

陽明之學盛於明季一時大賢君子多師其教而惠澤流於當時風節昭於天下若鄒爾瞻劉念臺黃石齋孫夏峯諸君其尤著也而論者猶嘒嘒不已嗟乎使陽明之門果有如李斯其人剛愎忿戾悍然破壞先王之法制而不顧以致朝野鼎沸貽害無窮則以蘇子之罪荀卿者罪之可也今其徒多表見於世則其學術非大有乖異可知是不復置議矣乃謂其人天姿原美故雖溺於異教猶能自清修閣橐

卷一文

八

全如顏魯公富鄭公惑於神仙浮屠之說而氣節勲名皆能光耀史冊果爾則當問後學者之天姿美與否耳不當復問立教者之得與失也使其人天姿果美則雖浸淫異教猶不失爲君子若其人天姿不美則雖宗法程朱而未免爲小人然則學術果何裨於人哉今試卽其說譬之如參苓硝石皆可已病苟其人元氣未漓則審其病而施之無不立效若其人元氣凋敝雖以參苓中和之品奚能爲功則謂硝石之愈於參苓不可而執參苓以攻硝石吾未

見其可也且無善無惡數語非果與朱子相悖也朱子中庸章句謂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何善何惡之可指乎必發而中節然後爲情之正則發而不中不得爲情之正可知非有善有惡乎蓋孟子之言性則純夫天理陽明之言性或雜以氣質然二者皆稟之有生之初雖有純駁不同要不得謂盡無所本使因此闢其爲禪若禪家而有此蓋世之功卽禪亦何害哉且今之講學者吾惑焉不自攻其惡徒執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九

孟子距楊墨之說云欲衛道者必以崇正黜邪爲務不知其所謂邪正者將以其人之行而定之乎抑將以其人之言而定之也如以其行定之則陽明所爲具存青簡炳若日星非如楊墨之行其流必至無父無君也固不得絕之於聖賢之路也如以其言定之不過倡良知數言耳夫卽此數言遂謂其足以放失人心廢弛禮教風俗於以頽敝天下於以淪亡其果然歟夫里巷小兒一語不合則非理怒罵講學者何必類是韓子謂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

之說非其師之道本然誠篤論也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夫孔墨且可相爲用况陽明之學非墨氏比  
哉

清修閣彙

卷一文

十

析理說

天下之理其本一而已方其蘊之於心渾然無朕兆之可  
名寂然無聲臭之可指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卽其體也顧其體則一其用則殊凡  
彝倫綱紀以及日用至纖至悉之物精而求之莫不有至  
當不易之則無容渾也無容昧也故朱子謂析理則不使  
有毫釐之差誠以此夫然嘗試思之凡畸邪詭異顯背夫  
聖人之經者不得謂之理旣曰理則必遊夫詩書之途本  
清修閣橐

卷一文

十一

夫仁義之說純粹中正罔可抉擇似無待於析更何至有  
差不知同一理也百家衆說競相鼓簧各標宗旨如吾儒  
以推暨爲仁墨子以兼愛爲仁吾儒以斷制爲義楊子以  
爲我爲義告子則有仁內義外之說老子又以煦煦爲仁  
子子爲義紛紜錯雜罔識指歸問其名則彼曰仁義此亦  
曰仁義考其實則或得偏而遺全或見表而忘裏更有顯  
亂其實而并毀其名者如莊子之尊道德而薄仁義是也  
夫舍仁義無以爲道德必欲離而一之誕矣豈知義有經

有權而仁有安有利非一一剖抉不免爲異說所搖惑故孔子之告哀公於博學審問之後卽繼以之明辨者誠以非明辨不足語於學問之途也孟子亦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誠見夫非詳說無以極夫博之量且將無由得反約之功也是知析理之說孔孟發其端朱子探其隱蓋理若山川之脈絡支派旣分愈歧而愈遠途徑一差有終身莫識其源委者如尾生之信陳仲子之廉直躬之直與夫宋襄公之仁義近則凶於而身遠則及於家國天下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是又在夫好學以明之歟

清修閣彙

卷一文

十三

周禮辨

周禮一書昔賢多疑出劉歆之手歆嘗從揚雄學奇字故其字多奇古子謂此猶未足以斷其書之僞也蓋以字而論周初時俱蝌蚪文字使其書俱在必以今文改易凡所從事皆出一時才彥之手容有好尚新奇以意創造者故今以爲異古或以爲常不得執此以爲斷然則於何而斷其僞曰卽以孔孟之書斷之確知其爲後儒僞撰無疑矣若其書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孔孟豈未之見何孔子與門人論政并未一言及之其答哀公問政所舉達道達德九經之目與今周禮所載絕不相蒙非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謂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其所陳大畧亦與周禮及戴記之王制相殊是時未經秦火而籍已無存何至漢興百年後始有李氏得此書上之河間獻王又闕冬官一册乃取考工記續成之今觀冬官文法字法與上五官不大相懸此必秦漢閒人依倣考工記某人某氏之例而爲之耳夫聖人治天下亦總其大綱而已

其無關體要者自有有司主之曾子云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今舍政體而不言而詳列官制下至酒漿醢醢巫祝僕隸之屬俱瑣瑣積陳勒爲成書聖人爲治有如是之繁碎蕪雜者乎且王后太子不會之語皆爲後世操執利權者開乾沒之端耳夫立教期於無弊爲政以德爲政在人此言之無弊者也有德有人何患無法况周公制作將專爲王畿設乎抑頒之五等侯封使皆有所遵守乎若頒之侯國則六官之屬皆王朝典章非列侯所得僭竊也若專治

清修閣彙

卷一文

十四

王畿而不一爲列國區畫豈周初盛時一道同風意乎故劉歆以之文王莽之奸王安石以之變宋朝之制皆足以煽亂人國流毒生民論者徒咎其膠執鮮通古今異道然周公之智必不使後人執以藉口可知矣劉歆臣輔篡賊固不足言獨惜安石將人祖宗遺貽之天下一旦舉而擾亂之原其初心非果有憾於人國不過緣飾經術欲以周召自許耳惜當時新法初行在朝諸臣徒與爭論可否并未有指斥其書之僞而告之者蓋彼所欲法者周公若知

其書爲僞託彼將廢然而返何也如世之好玩器者使殫  
精竭慮百計鑽營卒致一贗鼎稍有識者必不爲何事馳  
騁舌鋒與之角辨哉然則周官之法盡皆衰世之法乎曰  
非也秦漢時去古未遠其中良法美意豈無三代之遺予  
所辨者辨其書之非古非謂其法之盡背夫古也然則程  
子何以謂其法度脩明朱子又謂其徧布周密豈昔賢見  
不及此曰當程子時王呂章蔡之徒肆橫已極程子既不  
在其位卽知其非或不敢明言以觸時相之怒亦未可定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五

觀其有關睢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官禮二語其微詞婉  
諷隱然可見至朱子私淑程子自不至有所異同後人因  
程朱未嘗指摘遂孜孜尋討章解句釋極力尊崇謂成周  
之治皆本此書直夢語耳蓋尙書經聖人刪訂孟子猶謂  
於武成取二三策金縢一冊後儒多謂其事之誣漢時又  
有僞秦誓一篇至梅賾之古文尙書較今文篇目稍多而  
詞多欠古雅可知漢當秦火之後書籍無存其有才不遇  
屈居草茅者思欲著書以自適而不料後人信之若此其

深泥之若此其甚也至安石之偏執剛戾於春秋則薄之  
於周禮則尊之噫棄璠璣而寶砮砮此其所以爲安石也  
歟

清修閣稟

卷一  
文

去



效周顛頓尊之節棄璠璣而寶砮砮其所以爲安石也  
於周禮則尊之噫棄璠璣而寶砮砮此其所以爲安石也

日本尙書說

天下之物耳聞者不足信，目見之似可信矣。然恐目之所見，仍是耳之所聞，則可信者終不足信。何也？吾之所謂目見，卽彼之所耳聞者也。予昔閱歐文忠公日本刀詩，有云：徐生去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據其所言，卽以爲日本真有古文尙書爲神往者久矣。後遇人往日本作賈，多方託其購求。數年後，船寄一本，回急啟閱，清修閣彙

卷一 文

七

之則蔡九峯先生原本恪遵傳註，無一字改易，并無伊國人論說參列。其間其書頭所引音釋疏義，皆中國書籍。惟伊國刊刻之書，其字旁多有一花押細若毫髮，則不明其何謂。或曰：此伊國之音釋句讀也。又引聽雨紀談所論列歐陽公此詩於首篇細閱一過，爲之粲然。蓋歐陽公在蔡九峯之前，已有是說。而此書乃宋後始流傳伊國，則當歐陽公作詩時，伊國不知有所謂尙書明矣。抑或徐福航海時，果攜有此書，但後人不知寶貴，遂同歸於消滅乎？因思

唐虞以前非無紀載可爲後世太羹元酒之用或歲久漶漫後人從而假託附會致失其真故夫子概從而刪之日本僻在海外通文字者甚少使其人亦如中國之好弄文墨動託古人雕章琢句僞爲篇目竄雜其中則今日得之必以爲徐生古本是丹非素互爲爭辨不幾爲此中人所愚弄耶故今之所見者乃真目見昔之見歐陽公之詩者乃歐陽公得之傳聞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豈特歐陽公此詩也哉

清修閣彙

卷一文

六

讀左摘論一

後儒說春秋動謂夫子於齊桓晉文多恕詞以其尊周攘夷也於楚多微詞以其僭王猾夏也夫僭王誠楚之罪然楚竊其名齊晉則禮樂征伐首亂王章是竊其實竊其名猶可革也竊其實烏從而革哉故夫子修春秋書楚曰子仍其本爵使不得與周天子並此乃正名之義至其行事可取聖人奚得而沒之楚莊王因夏氏之亂既縣陳及閭申叔時之言復封陳不以臣子之罪利其君之土地其從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九

諫之美固春秋所僅見視晉文之封曹必假鬼神卜筮以動之不遠過乎且也晉景公以鄆舒故滅潞以潞子嬰兒歸鄆舒誠有罪矣潞子則何罪也以婚媾之誼遽罹殄滅之災視蹊田奪牛更有甚焉安見晉之必優於楚乎又其克鄭也左右以得國無赦爲請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卒許鄭平其局量之恢宏宜其主盟中夏且與齊晉爭烈也或曰楚之先有問鼎者是素有無王之心不得不嚴加膺擊子謂晉文亦有請隧之舉奚獨以是罪

楚或又曰昭王南征不復是其滔天之罪自開國而已然  
子謂歷世荒遠罔可稽尋且其時文武成康之德澤未衰  
膠舟之說安知非後人誣謗昔大舜亦南巡不返則咎復  
誰歸宜楚之得以問諸水濱拒之也或又曰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其憑陵中夏固聖人所深斥而痛絕子謂周初定  
制天子一圻列國一同至春秋而大國多至數圻則諸夏  
相滅不知凡幾况楚僻居南服爲王靈所難及哉且楚之  
祖鬻熊爲文王師其子熊繹與齊晉同封律以大一統之  
義又不應區以畛域故昭王欲用孔子且不憚命駕而往  
必謂夫子外視楚此後人求經之過夫子殆無是心也曰  
然則夫子謂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一語非耶曰周幽王  
時犬戎內侵致有驪山之禍周幾不祀其後管仲嘗北伐  
山戎楚亦嘗伐陸渾之戎至於赤狄白狄之侵擾經不絕  
書夫子此語豈必專爲楚乎故吾謂使當時有王者作將  
比諸侯而懲治之必先齊晉而後及於楚非僅令行自近  
亦春秋責備之意宜然也

讀左摘論二

天下有因後日之可議并其始亦從而受誣者則以其人專擅自恣有此一事罪不緣此而始獲無此一事罪不緣此而從輕故此或謬以加之彼亦附和之而無有爲之昭雪者所謂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誠篤論也嘗竊思康子在魯世濟其惡罪無容逃惟奪嫡一事左氏詳誌之予不能無疑焉傳稱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舍長成之子而屬望於遺腹

清修閣臺

卷一文

三

在桓子溺愛南氏或有是言然用意則已悖矣然使正常果傾心桓子則南氏生男自當力爲調護縱不必如程嬰杵白之深謀隱匿亦宜謹其起居閑其出入必使無意外之變俟其成立乃告于君而請立之方不負桓子臨終之囑卽慮康子竊據日久不肯退位亦宜將桓子之言密陳於魯君以爲他日之地可也何故卽載以如朝彼其意欲付之魯君宣揚其事以爲保全計耳不知甫誕之兒恒畏風日房闔且不能離况呱泣方歇乳哺未充卽在車中震

動其不爲摧滅者幾希是其嫡之死乃南氏與正常速之不俟或之殺之也使康子果有是心不必發之若是其暴而左氏乃故爲隱躍之詞而後儒乃遽加以奪嫡之罪雖康子平素所爲有以致之而非夫子衆惡必察之旨也使其嫡子不死康子果賢堅請退位是時正常已奔衛則季氏家政誰爲代謀魯國可以無康子季氏不可以無冢嗣以幼雛而肩重任力必不勝况康子以暴戾之姿當眾疑交集之際又界於或得或失之間而其年又居主器之位彼南氏者可以抱其遺孤而獨立乎則其勢不能久存不待智者而可知故吾謂康子有奪嫡之心而無奪嫡之事彼其始不善於調護而康子處嫌疑之地而人卽因以藉口耳嗚呼居上位者其亦高潔自處無爲人所藉口哉

情修閣彙

卷一文

齊桓公論

自古國家之理亂其端有所由開觀於桓公以英敏之姿  
首創霸業而勳名不終卒薨於禍亂人皆咎其委任豎刁  
易牙開方所致吾獨謂其貽謀之道有未善焉何也蓋人  
之一身爲後人所表率導之以善猶恐其陷入於惡若導  
之以惡而能責望其善乎昔桓公乘齊之亂與子糾爭立  
據公穀韓荀及史記說苑諸書皆謂糾兄而桓弟惟程子  
據薄昭上淮南王書有齊桓殺弟以返國一語遂謂桓公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爲兄西河毛氏辨之甚悉本無可疑今且不問其孰爲兄  
弟要之均非僖公冢嗣當襄公遇弒無知繼戮則齊國無  
主如能先入國定禍亂則衆共君之故其時糾先入則齊  
屬之糾桓先入則齊屬之桓當時不以此相非後世亦不  
以此爲貶如晉惠公之爭先返國奚不可者夷齊之節固  
不可盡責之後人也今桓勝而糾敗彼已據有疆土則糾  
不能再舉可知糾以奔亡之人一任其餬口四方以存親  
親之誼可也乃必以兵偪魯使之殺糾而後已則其心忍

矣蓋其始以爭奪得國顧利忘義手足傷殘是以其後五  
公子紛紛爭立致桓公餒死無復相顧是何心哉彼見其  
父越境稱兵推刃同氣猶坐享其成復何所顧忌而不爲  
乎是齊國之亂實桓公啟之不然則豎刁之徒何國蔑有  
使羣公子皆素諳大義彼亦何從而相煽乃蘇明允責管  
仲不能薦賢自代而歸罪於管仲不亦謬乎且夫作法于  
涼者則必身受其報所謂以是始卽以是終非天理之盡  
無據也晉獻公惡桓莊之族偪己悉以爲戮其後遂有奚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齊卓子之禍楚靈王殺兄子而自立而子于亦殺其子可  
知刻薄寡恩之主未有能善其後此天下古今之炯鑒豈  
獨一齊桓公也哉

楚靈王論

人固有學力深而天姿不美者動必法古欲飾其好究不免爲亂賊莽與操是也亦有天姿高而學力未加者事多豪舉足快人心而卒成爲篡逆楚靈王是也靈王之始終本末俱不足論獨其所爲有令人起舞者當其與穿封戌爭獲鄭皇頡伯州犁上下其手以袒護之欲相詔附以爲狡兔之計及一旦得志卽殺伯州犁而獎穿封戌阿諛者獲戾抗直者見容與漢高之斬丁公而封雍齒同一英雄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宮驕縱性成又無名賢碩德左右輔導故不能漸漬以入於善及聞右尹子革所招之諷寢食俱忘爾時已知醒悟然禍機已伏莫可挽回夫子嘗謂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是夫子亦從而婉惜之使早得聞夫子是言折節求賢究心典籍擴其聰明全其德性則爲君可與文莊比烈爲臣亦可與子文蔦敖輩爭衡矣嗚呼孰謂學問之功其可少哉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令尹子文論

人之貴夫智者以其能防禍於未形使數世陰蒙其利而無傾覆之患則上可以安其國而下不至墜其宗斯可貴耳若知其禍而不能預爲防又曷貴有智者哉堯舜所以爲大智則以善處不才之子用能保其爵土歷久而罔替固不必有驚世駭俗之舉也若楚之令尹子文則可異焉昔子良生子越椒子文以爲大感謂不殺必滅若敖氏及將死又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毋及於難其後越椒果以亂敗則子文之智誠未可及然以情而論爲父孰不愛其子况彼離穀之雛成敗尚未可定遽欲其父殺無罪之兒其說必不行則子良之不肯殺本不足怪獨怪子文因其形聲灼見其狼戾徒聚族而泣而不直陳於朝以預爲宗社與後嗣計爲可惜耳夫楚王之素信子文與子文之見重於楚王其來已久使乘閒言於王前曰椒也爲人必不可大用恐有負於王如括母之先請於其君則楚王必見聽而越椒可以不亂又私戒其子子揚勿與並列

則地非相偏何至爲蔦賈所譖卽譖矣使楚王早知椒之  
爲人必疑而察之則蔦賈之情畢露如是則子揚必不見  
殺何也蓋楚王後日猶能念其功而赦其孫豈當時不能  
原其情而先宥其子此理之易見者也何子文不知出此  
則臨終之泣究何裨乎幸而楚王使其孫箴尹克黃復其  
所否則若敖氏之鬼不真餒乎雖然爲臣能使人主思其  
治而存其後則子文之賢又烏可少哉

清修閣稟

卷一文

三

申公巫臣論

人心風會之偷所趨愈甚而其端必有由開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言物有其漸也戰國傾危之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故世主每優容之不敢稍觸其忿人謂策士之歛至斯而極熾不知皆自申公巫臣倡之也巫臣竊妻而奔晉以一念之荒致戕其宗族楚之所以處之者誠過當然非莊王意也乃巫臣不勝怨懟通使於吳置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以戰陣使之叛楚子重子反卒罷於

清修閣橐

卷一文

五

奔命是欲洩一己之私憤不顧前此之寵榮斗筲之量似無足責而其咎有不得辭者以吳之憑陵中夏自巫臣始遊士縱橫之習亦自巫臣始也其後子胥藉吳之強因而覆楚彼痛其父兄無辜被戮猶有可說乃此風一倡沿及戰國張儀以見辱而讐楚范雎以折脇而讐魏至商鞅蘇秦之屬翻雲覆雨變詐萬端或左或右隨其意向世主受其窘迫生民懼其荼毒三寸之舌無殊於九折之阪矣故當其始也人主不惜金玉錦繡高爵厚祿以爲牢籠要結

之術誠畏之也畏之不已必從而反之逮至始皇一變而有逐客之令再變而有坑儒之禍末流之害一至於此則巫臣之罪曷可逭哉或曰前夫巫臣者有析公雍子之事後夫巫臣者有苗賁皇之事皆適晉而謀楚者子不罪之何也曰此數子者不過藉以免死而已其以楚之情實輸晉亦圖見悅於新主耳豈若巫臣之爲禍烈哉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晉亦圖見悅於新主耳豈若巫臣之爲禍烈哉

前出曰出選于晉不出謀以爲政而臣其以楚之計其禍

則夫巫臣者苗賁皇之事皆適晉而謀楚者子不罪之

則巫臣之罪曷可逭哉或曰前夫巫臣者有析公雍子之事

則逐客之令再變而臣其以楚之計其禍則巫臣之罪曷

可逭哉或曰前夫巫臣者有析公雍子之事則巫臣之罪曷

書蘇明允管仲論

自古君臣遇合之隆如桓公於管仲豈無因哉殆適際其時故交易固而業易就耳不然卽抱命世之才亦屈於時而志不得展彼一匡九合之管仲非卽三仕三逐三戰三北之管仲乎乃蘇明允責管仲臨終不能薦賢自代致豎刁易牙開方三子亂齊其論辯矣至謂桓公在天下未嘗無管仲是何信桓公太深而視管仲太易耶夫管仲固不常有卽有之桓公尙能復用之乎彼其始之所以用管仲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與管仲之得以成厥功者皆時爲之也蓋桓公遭齊之亂崎嶇奔走身歷艱險始得返國其時志氣方盛急欲有爲故一遇管仲不憚虛己聽從迨霸業已成志願已遂卽耽於逸樂所謂強弩之末豈尙如三薰三沐時之勇於圖治乎譬如田獵晨而合圍前有獲禽之利旁無撓阻之端故奮然無所卻顧及日暮神疲所獲陵積雖有王良伯樂爲之御亦從而沮喪矣夫老將智而耄及使管仲而在桓公且初終易轍未必盡用其言故三子之亂齊亦乘其將衰

之氣以售其奸使當南征北伐時雖微管仲三子奚能爲哉夫仲足以制三子固不待言若新進者卽才如管仲而勲權未赫聞譽未彰豈能使羣公子皆俯首受治化其貪欲之心而三子皆讐服而罔敢肆歟蓋禍亂未形雖聖人不能預防况於管仲其謂三子非人情不可近亦止據理答之不能逆料後此之必至是也且仲寢疾時卽有所薦桓亦以亂命置之何也昔公叔痤薦衛鞅於魏惠王惠王無用意痤復云不用則殺之無俾資敵其言切矣鞅謂王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不信其言而用之斷不信其言而殺之卒遲遲而行今桓公不信管仲而去三子豈信管仲而委任別人乎王猛相符堅魚水之相得無異桓與仲猛臨終勸堅勿以江南爲意堅旋且忘之桓公何人其能終守管仲之囑託然則賢不必薦乎非也薦賢固相國事也仲得君行政之久豈無一二賢才見知倘能以鮑叔薦己之心爲心一遇其人卽虛己位以相待使之立功取信於人主然後人主方移任己之心以任之始克有濟彼子皮之授政於子產非其道

歟奚俟臨終乃薦之也管仲不知務此其不免後人之責  
宜哉

清修閣稟

卷一文

三

與笑對語終及歲之也管仲不賦得此其不免後人之責

楚子問鼎說

當嚴寒酷暑之時而能以服食調護使毒癘不得侵者保身之善術也當波湧瀾翻之世而能以文詞折衝使奸雄不敢肆者謀國之良謨也昔楚子問鼎王孫滿據德以折之詞嚴義正凜然若太陽之不可狎視不特窺伺之心楚子不敢萌卽千世下猶識天命所在不容以勢力取談笑從容周室賴以再造非如秦儀輩徒逞舌鋒以強辯濟其譎詐也乃東萊博議謂楚子之退聽不過一時徼幸而周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之君臣無復微懼實啟後世媮惰之憂其卻楚之功不足償其怠周之罪夫周室之怠玩乃其積習使然豈王孫滿之說行始晏然而高枕使當滿勞楚子時舍此數言則何以待之若因其所問不倫不忍一時之睥睨卽聲其悖逆遽興師問罪則周非楚敵其禍變可立見使率諸侯討之則周令之不行閱時已久且楚之凶燄豈能一旦芟除倘釁隙一開罔知所底智者必不若是夫文告卻敵古人所重夫子嘗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又曰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故聖門言語之科次於德行誠以是耳若王孫滿少時見秦師輕而無禮逆料其必敗此其才識有大過人者安得以後來戰國策士之習氣謂滿有以開之乎惟責其不能怵惕祇畏懷覆亡之虞自是正論然振衰起弱發奮自強則自東遷以來皆宜修省何待問鼎時始汲汲圖之也竊嘗謂國運之盛衰如人之一身由少而壯由壯而老雖極人事培養而齒頰髮禿有不得而轉移者卽四時之遞嬗亦然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謹也言使人因履霜而知戒謹非以戒謹而堅冰可不逢也夫南宋之衰弱何異東周使後人因其武事不修歸咎當時講學諸人謂其空談性理忘經世遠圖致朝綱決裂終於不振與晉之清談廢事同屬臧穀亡羊彼東萊其肯心折乎夫問鼎之語與晉文請隧同一無王之心皆由侈汰已甚罔知顧忌故矢口之際卽形其僭妄非真有改玉改步之志萌於中也使果有其志則以晉楚之強何難一舉蕩平而仍奉爲共主莫敢先發者知天命未改有以戢其強暴之威也則謂王孫

滿數言使周鼎重於泰山可也

清修閣彙

卷一

文

美

清修閣彙卷一泰山可也

陳成子弑簡公說

扶倫紀植名教使大義必伸於天下常理不絕於古今者聖人之心也操勝算策萬全使上不損國威下不殘民命者聖人之畧也使力有可逞而詘於義聖人固不敢爲若義所宜舉而詘於力聖人獨冒昧爲之歟昔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固欲正君臣之義使魯之國勢亦因以復振則夫子此舉爲齊亦爲魯也乃左傳載哀公與孔子問答之語程子謂此非夫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是說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也夙嘗疑之聖人固不尙力矣然未有舍其力而可以集事者也後閱毛西河稽求辨正二書曾力爲翻駁但西河祇正其失未能曲暢其文故復僭妄言之蓋行而宜之之謂義苟不度德不量力所行尙得謂之宜乎是知義必藉力而後能伸倘不審量成敗徒驅無罪之民輕犯其鋒以貽笑於天下後世善謀國者必不出此故謀定後發乃事理之常夫子論行軍嘗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我戰必克倘所舉一不慎則陳氏之兇發愈張魯國之頹弱愈

甚顧虛名而懼實禍夫子豈鹵莽若是今鄉鄰有毆其父  
母者彼自顧力不能勝敢挺其身以與之角敵乎又如竭  
力以事父母義也若痿蹙不能行則父母不得而責之鄉  
鄰不得而非之矣程子又謂若孔子之志必將正明其罪  
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  
子之餘事豈計魯人之衆寡哉此論似未免張皇蓋夫子  
曾仕於魯其事所當言者則盡吾道以告之其聽與否有  
不能自主者夫子固無如何必如程子之言是時天子方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伯具在夫子何嘗踐周晉之廷歷列國之都效秦儀輦掉  
三寸舌以求逞其志哉若畏匡一役未然之事或可推論  
今顯然之事奚深求也且卽如其說而必告天子告方伯  
是仍欲以力相制故不憚奔命之疲耳至胡氏謂春秋之  
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其言是矣又謂仲尼此舉先  
發後聞可也敢直稱夫子之字其詞氣之輕率固是可哂  
且夫子已致仕家居則所謂發者將奪大司馬之兵符而  
發國中之丁壯以討之乎抑率羣弟子以首撼其胸而盡

投於灰燼乎其說固不攻而自破且謂先發後聞則沐浴告君仍屬柔懦似其智勇更出夫子之上其迂謬若此不知朱子何故收採噫當時弑君之賊多矣夫子既無權位安能一一正其名而討之卽有維世之心亦寄筆削於春秋以空言垂教已耳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殊以空言垂教已耳

安能一一正其名而討之卽有維世之心亦寄筆削於春秋

以空言垂教已耳

安能一一正其名而討之卽有維世之心亦寄筆削於春秋

以空言垂教已耳

晏子反宅論

天下有至道智者不敢越焉夫成其君之名與成一己之名孰重曰君爲重遂其君之志與遂一己之志孰重曰君爲重君重矣然遂其君之志恐致傷君之名則宜何居曰君子處此蓋必有道焉勉強以就之委曲以濟之務使兩全而無憾要無容詭異以鳴高也昔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力辭君子曰無毀人以自成義也卽居宅以致諷仁也風節若此春秋曾幾人哉及晏子如晉景公卒更之反則清修閣彙

卷一文

早

成矣旣拜乃毀之爲里室如舊而反其宅人則甚矣晏子之矯也顧其始之辭也意之善也繼之反也意不得爲善矣蓋其君愛之重之不忍其久安朴陋又不忍強拂其意故待其如晉始成之其爲晏子計周矣乃君重拂其意而彼必拂君之意是委君賜於草莽以自潔其身且以要結夫民使其咎悉歸於君賢者殆如是乎顧或者爲之解曰晏子非要結民者誠憫民之無依故曲全之耳子應之曰此說非也民之欣戚苦樂一繫夫君與相使誠憫民無依

則相其井疆周其匱乏撫輯其衆而安定其身則上可以成君恩下不至傷民隱豈不甚善何晏子竟不出此或又爲之解曰以晏子之清貧曠越石父猶待於脫驂卽欲恤其他離餼以泉帛奈力不足何予應之曰此說更非也晏子誠清貧矣然毀其旣成完其己革其所費必多卽以所費償之民奚患於露處且其故宅尙在從權措置景公諒不之禁兩全之道莫踰於此縱不滿所欲致謗譏交作亦當身任其咎如子罕之執朴以行築斯爲愛君之大者奚

清修閣彙

卷一文

里

顧小廉而忘大節也况與叔向言知齊其爲陳氏是陳氏之得民久在傷感之中至欲復舊宅景公弗許又因陳桓子請乃許之則是驅其民使戴陳氏而讐視其君也嗚呼若晏子者可謂謹儉有餘而智術不足者哉

鄒衍吹律論

造物之大有不可以尋常意計測者故莊子曰子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昔女媧氏煉石補天其說似近誕存而弗論可也若劉向別錄謂燕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堪黍今謂之黍谷是說也昔嘗疑之夫陰陽二氣常鼓盪夫兩閒雖南北或有偏勝而要不可遺卽曰遺之豈一管之微所能引毋乃謬甚若以地利論五方風氣不能強齊或宜於黍或宜於稻或宜於麥自有一定之則

清修閣彙

卷一文

聖

又非人事所能旋斡旣而思之天人感召之機類多不夾故成王一悟而風雨以平宋景三言而熒惑退舍又似實有其理而不盡虛誑者乃今而始釋然矣道光中葉西夷闢一金山中土人往採金及販運者艫艦疊接其地苦寒初到數年寂無雷聲其野人居無室廬身無布縷不事耕作惟以射獵爲生猶是上古穴居茹毛之俗頃因土氣發動且鎗礮鼓樂之聲紛然迭起嗣是雷雨大作種植繁暢而尤宜於麥可知天地氣化皆由人事轉移其理可以互

證古聖人所云贊天地之化育者殆卽是乎又聞此中人  
前此未見有雷一旦電光閃爍殷殷轟轟驚心怵目罔知  
所措遂深嫉華人謂攜此怪物而至可知吠日吠雪確有  
其情非盡寓言也使其地非產良金以致遠人則生長其  
間者且不得覩天地之全與醯雞無異而山岳精英之氣  
不能兼鍾故彼無聖哲卽宮室衣服飲食數者概有所缺  
况禮樂教化之實哉是造物者殆有意於其間以待外人  
啟其屯蒙開其樸陋亦未可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物各  
以類從記曰凡聲陽也以陽引陽捷如桴鼓則吹律之說  
洵古人不我欺予疇昔之所疑得毋自哂其陋也乎

清修閣稟

卷一文

聖

讀楚辭天問篇書後

予讀楚辭天問竊歎屈子抱絕異之才存忠愛之忱竟遭放逐致齎志以終不獨原當日欲舉首問天迄今越數千年讀之猶不禁歔悲悼氣填胸臆淚爲之潏潏下也太史公有言人窮則反本故勞苦患難未嘗不呼天然天之渺瀰遼廓雖問之孰從而應之亦返而問之已可矣蓋天之於人吉凶禍福隨其所值所謂如疾風之飄衆卉或拂瓊筵之上或墜糞土之中衆卉卽有妍媸遭際何分美惡

清修閣橐

卷一文

四

豈真有所厚薄乎若莊子則謂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其好惡必與人相反有是理哉彼徒見順逆無常是非難定遂感憤言之不知天之所嘉一如人心所同欲天之所棄一如人心所同惡者古今比比是又何說夫五穀之在地其種一也而一畦之中榮枯顛異非雨露之有偏也非肥磽之有別也非勤惰之有殊也然而不同者或遭螽蝗之噬或值搖折之傷耳惟人亦然同一君子也而逢比罹凶害散望以顯榮同一小人也廉來受誅

殛蹠躋以壽終猶曰所值之時不同耳若夫同生一時同處一地立心制行同出一途而遭際迥相懸者此視其所值天豈一一有意爲之乎夫福善禍淫之說聖賢不過借以勵人若天果懸禍福以爲賞罰也使善者必得福人孰不趨善淫者必得禍人孰敢蹈淫則天下皆有善而無淫古今亦有治而無亂將君子小人之名何以分而所謂禍福者不特天主之人亦得而自主之矣惟天與人皆不得主之則禍福可不必計惟己之所安者則爲之己耳己

清修閣彙

卷一文

聖

安於善雖得禍有不恤己不安於惡雖得福有不爲盡其道於己而天之杳冥無憑者可以淡漠置之夫孔孟之栖皇非故豐其德而靳其遇時世使然也然能困於生前而不能抑於身後則天之待之者亦正優使屈子不放逐則騷壇之祖別有所屬諒非屈子所願也

駁柳子厚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柳子厚疑其非管子之言夫管子一書真僞子不敢知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四語誠千古不刊之論乃柳子謂聖人立天之道曰仁義廉恥乃義中小節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見其有二維未見其爲四其論理則似是矣而用則各有當也如柳子之說則過於拘矣夫寡廉鮮恥不得謂之合義是義誠可以統廉恥然亦有不能盡統者故古人於義之外

清修閣彙

卷一文

聖

復標廉恥之名則廉恥固立身之大節不得而小覷之也且如夷齊雖不仕周而踐其土食其毛未爲非義乃必採薇而食以至餓死而不悔是廉且足以掩義矣又如原思之辭粟於義固無當然使當時得遂其辭豈不足以激末俗是安得不謂之廉乎蓋嘗思之取不合義則爲小人辭不合義仍不失爲君子况國之六計以廉爲尙則廉固自有主名而非小節可知矣昔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恥使恥不足爲維子何不直曰行已有義乎孟子謂人不可以

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則凡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宜恥之不得專以義概之也且論語一書皆羣弟子親承夫子指授所記亦以文行忠信爲四教彼忠信非修行中事乎世有不忠不信而可謂之修行者乎有修行之人而自外於忠信者乎柳子必將曰吾見有二教無四教矣尙書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彼金木與穀皆從土出柳子又將曰吾見有三府無六府矣推此類以論古書多有可議者要之管子之言欲以維世苟不深原作者之旨徒執繩墨之論句鑿字削務伸己見則古書具在其不見非於章句之士幾何哉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七

男 仲升次孟 校字

門人 黃 坤仲簡 陳鏡銓 惕菴 捐刊

